

徽 县 文 史

(内部发行)

一九八九年

(总第十二期)

目 录

从“仙人关”山地防御战

——浅论吴玠对军事科学的贡献……………李淑云 (2)

忆 艾 老

——路易·艾黎在双石铺、徽县“江台”的二、三事……

……………安锡寿 (12)

徽县篆刻业的今昔……………孙桂亭 (20)

《虞关义渡记》与名将李铁军……………田雪等 (24)

徽白公路史略……………周志顺周锡珪 (29)

编 后 语……………杜蔚峰 (36)

从“仙人关”之战

浅谈吴玠对军事科学的贡献

李 凉 云

在中国的军事科学宝库中，丰富多彩的奇谋方略最引人注目。这些在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瑰宝，至今仍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之光。南宋爱国将领吴玠的“仙人关”山地防御战，就是其中一个范例。

吴玠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能置身于泰山极顶观察局势，不被一叶障目，不计一时得失，远谋而有韬略的军事家。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宣抚处置使张浚，合秦陇五路抗金宋军，与金兵决战于陕西富平，五路将领皆谓富平地势平坦开阔，利于敌骑，张浚拒不听劝，结果宋军大败，五路皆陷。只吴玠、吴玠兄弟临危不惧，收散兵坚守和尚原（在今宝鸡西南，大散关以北），挫败金兵的大举进攻，

稳定了陕甘战局。从此，吴氏兄弟的声威大震，连金兵统帅兀术也怕他们三分。

吴玠在坚守和尚原时，谋略思维之属，已翱翔于天空。以“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的战略眼光，俯瞰到“仙人关”这一具体战场。

仙人关位于我县东南虞关乡嘉陵江西岸，峭壁对峙，间狭窄通谷，乃咽喉锁钥之处，是打山地防御战的有利地形。尽管古代战场条件在战争中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奇谋方略的创造常常要借助于地形条件。就是说只要战场选定的适当，就等于在以劣胜优的杠杆下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支点。

吴玠何以选定仙人关作为战场？从战略看是多因素的；但其主因有三：一、仙人关是川陕咽喉，入蜀门户；扼往此关，东可驰援汉中，西可驰援成

州（成县）、阶州（武都）形成一道犄角状统一防线。据关进击，东可攻凤州（今陕西凤县），北可捣秦州（今天水市）。这样，就可击破金兵妄图侵占巴蜀，通过三峡，顺长江而下，摇撼江、浙，覆灭南宋的战略计划。二、仙人关是山谷隘地，沟深谷险，很少有回旋余地。大部队一旦陷入此境，无法展开兵力，如同蟒蛇钻入竹筒，首尾难以相顾；老牛掉进水井，有力也用不上。相反，这种地形对于小部队作战来说，就可变成隐蔽企图，便于机动造成设伏制敌的有利因素。三、后勤补给有保障。古代作战，后勤保障主要是粮草。仙人关周围有大片荒地，宜于屯田，且水草丰茂，此自然有利条件可解决长年度兵之军粮，马之草料。据《志书》载吴玠就曾在屯田坪（今嘉陵乡通天坪）一带，以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进行农业生产，就地解决宋军

平时和战时补给。仙人关大后方是汉中盆地和“天府之国”四川，两地水陆并通，运输便利，战时，后方补给有可靠基础。仙人关前沿是徽、成（县）盆地，盛产粮食，宋军进攻运动时，亦可就地补给。这样，后方运输和就地补给相结合，平时，战时后勤补给都有可靠保障，使宋军物质潜力不致枯竭。

所以，吴玠先命其弟吴玠率轻兵设防经营仙人关，而后紧缩阵地，重点设防，主动撤离和尚原，将兵力集结于仙人关，严阵以待。

古语云：“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地形难为将”从选定战场，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结局的战略决策看，吴玠不愧是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很有谋略很有预见的军事将领。

《百战奇略·守战》中云：“凡战，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胜之理，且固守以待敌有可

破之势，而出兵以攻，无有不胜。”其意是说，作战时，所以采取坚守的方略，这是真正了解自己力量的表现。知道自己还没有战胜敌人的条件，就要坚决固守等待敌方出现了可以被击破的战机，再及时转守为攻，这样就没有打不胜的仗。吴玠深知攻与守，是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目的基本手段。他遵循弱守强攻的本意，在制定战略决策时，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把“知己知彼”作为制定决策的一个主要指导思想。因为，进攻主要凭借军队的机动力和打击力；防守则可以和地利工事设防结为盟友，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造成攻不足则守有余之势。因此，吴玠经过精心设计，在仙人关右侧一处十分险要的地方，筑成坚固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取名“杀金坪”（今称胜金坪）。之后，又在距“杀金坪”后五华里处，以后发制人

的军事谋略，构筑第二道防。修石质屯兵坑（今称吴王城处），增大纵深配备，进行隐蔽，养精蓄锐。战时，明示弱，暗蓄强，待~~防守~~战机转为进攻的条件成熟时，抓住战机，组织精锐部队，突然反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速战速决，就能²⁰势如竹击败敌人。

我们从仙人关山地防御战的全过程，就可看出吴玠加强纵深配备，以后发制人（即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策）军事思想的正确性。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二、三月间，金将兀术和撒离喝、刘、韩常等率十万精骑，携带大量攻城石炮和登城器械，企图夺取仙人关。吴玠率万余宋军据关抗击；吴玠在阶州（治在今武都县东²¹_景兰镇）闻讯后，急忙由七方关（今康县白马关东五里的大岔）兼程驰援。途中与金兵相遇，英勇

转战七昼夜，才到达仙人关和吴玠会师。金兵从青泥岭（今铁山一带）凿道而下，为了夺取要隘“杀金坪”，分兵两路，兀术在东，韩常在西，昼夜不停，协力夹攻。阵地上杀声震天，矢如飞蝗。金兵抬着云梯，前呼后拥，凶猛地攀登寨堡。宋将杨政指挥部队用撞竿捣毁云梯，用长矛猛刺金兵。激战一昼夜，宋军伤亡较大，可也初挫了金兵锐气。这时，有将领要求撤离仙人关，另选阵地防守。吴玠严厉斥责说：“仙人关乃州陕咽喉，入蜀门户，既有山险可守，又作了防御准备，刚同敌军接战就要改换阵地，实属临阵脱逃，再有动摇军心者，一律斩首示众！”吴玠的决心稳定了宋军士气，上下一致，继续奋勇作战，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在给金兵以重创之后，宋军随即撤“杀金坪”，转入第二道防线据守。

金兵在付出很大代价攻占了宋军第一道防线后，金将撒离喝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即令部队乘胜追击。哪知就在金兵乱哄哄地赶到宋军二道防线阵地前沿，宋军施行了“驻队矢”的战法（“驻队矢”是吴氏兄弟通过与金军实战，取金兵之长，补宋军之短而创造的一种战法。就是把兵力区分为梯队，各持强弩硬弓，划分射击区域，轮番交叉发射，使阵地前无死角，发射无间隙。）霎时，飞矢如暴雨般地射落下来，金兵纷纷倒地，被迫撤退。及至重整旗鼓，再次发起进攻时，由于攻城器械损失殆尽加上宋军二线阵地在山险深处，笨重的攻城器械又难以运送上去，兀术被迫采用人梯攻击。他把攻击部队编成三人一组，身穿重铠，手持铁钩，一个踩一个的肩膀，攀缘而上。宋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金兵死伤累累，尸体层层堆积。急红了眼的兀术竟

令部属踏着尸体强攻，但仍未奏效。两军昼夜激战，宋军阵地的西北城楼遭到金兵炮石打击，即将倾倒。宋将姚仲，令士兵用布帛作绳，拉住梁柱，继续在城楼上作战。金兵又改用火攻城楼。山寨缺水，宋军用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砸熄火焰。激战数日，吴玠见金兵伤亡惨重，士气衰竭，转守为攻的战机已到，即令猛将田晟带领一支精锐部队，手持长刀大斧，乘夜幕冲出阵地反击。霎时间，火光四起，杀声震耳欲聋，金兵惊恐万状，纷纷退逃。天将明亮，宋军屯兵坑锐师大举出击，将领王喜、王武各率一部精兵，以彩旗为帜，杀入金兵营寨。混战中，金将韩常右眼中箭，金兵乱了阵角，无心恋战，拔营溃逃。吴玠又令将领张彦带一部精兵乘夜破袭金兵横山寨，并命将领王浚在河池县（治固镇，即今旧

城一带)设伏截击金兵,使金兵溃退中再次受到重大伤亡。兀术带败残人马,灰溜溜地退到陕西凤翔屯田据守。从此,打消了通过陕、甘南部进攻四川的念头。

吴玠用万余宋军,以少胜多打败兀术十万金兵,取得仙人关山地防御战的胜利,与他的纵深配备,扩大战场空间,防线加厚,出奇制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吴玠在十二世纪的冷兵器时代,就懂得纵深配备五里之厚的战略战法。而欧洲到十九世纪初,军队已使用滑膛武器时,纵深配备才是四至五公里。由此可见,吴玠懂得纵深配备的防御战略思想要比欧洲先于八百多年。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于古河池

. 11 .

原
书
缺
页

忆 艾 老

——路易·艾黎在双石铺。

徽县“工合”二三事

安 锡 畴

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甘肃省荣誉公民路易·艾黎的骨灰，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甘肃省的负责人、以及新西兰朋友艾黎亲属和生前友好一起于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被送到了他自己选定的最后安息地——山丹县。

路易·艾黎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创始人之一。

1939年，我在西安铁路机厂当艺徒，由于患病，回到祖籍河南郑州家中养病。半年后痊愈回厂，不料厂方竟将我解雇。在西安，我只身一人，举目无亲，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正在我焦虑之际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西北“工合”第三期（共办了五期）指导人员训练班招生启事，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西安考区的考试。

当时，西北“工合”在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设了四个考区。我以西安考区第十二名的考试成绩被录取。训练班校址设在陕西省的风县——双石铺；办学的宗旨是培养“工合”的指导人员；开设的科目有：世界合作事业史、中国合作事业史、机械、成本会计、合作社法及工业管理等。艾老当时任中国“工合”顾问，训练班开学后，他不顾公务繁忙，亲自为我们授课。三个月的训练班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双石铺“工合”事务所，任机械员和指导员，负责“工合”基层社的指导工作。

1942年，我又参加了西安“工合”高级指导人员讲习班学习（双石铺），又一次得到聆听艾

老讲课的机会。艾老虽然是新西兰人，但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直接用汉语讲课。艾老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生活上和学员们同甘共苦，深受指训班和讲习班同学们的爱戴和欢迎，都亲切的称他为“艾先生”。

1940年，在艾老不懈的努力下，西北“工合”在双石铺创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培校为了生产和实习的需要，艾老还规划在双石铺东端嘉陵河畔筹建纺纱厂，任家店筹建纺毛厂，双石铺机器社还研制使用印度式纺纱机。此后，因培校西迁甘肃山丹，故纱、毛二厂建设的设想未能实现。艾老和英国人乔治·何克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该校不对外招生，学生的来源都从“工合”社中挑选和推荐。当时，我也常到基层社会为培校挑选和推荐学生。艾老十分关心学生的生

活，嘘寒问暖，同吃同住，完全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艾老还博学多艺，精于医道。遇到学生染病，他必亲自诊视，配病治疗，使师生们感动不已。至今有一件事，我还记忆犹新。1942年的秋天，我妻妹雷春英，因患眼病，眼毛倒长，双眼红肿，流泪不止，影响视力，时已九岁了，尚未上学。一次，我同艾老由董大坪（双石铺一村庄）纺织社回校的路上，谈及此事，途经我家，他亲自诊视，查明病情，悉心治疗。秀英痊愈后，即入学读书，后毕业于兰州卫生学校。现在兰州结核病院工作（已退休）。秀英每当谈及此事，总是情深意长地说：

“艾先生真是一个好医生！”

1944年，我由双石铺调徽县“工合”指导站任指导员（站址设在县城十字口东），“工合”在徽县先后发展的工合社，在城关有机修社、制药

社、皮毛社、砖瓦社、纺织社、硝碱社；江洛镇设有采木、碾米社；永宁乡有采木社和银杏树乡的面粉社。

艾老工作深入，生活简朴，待人随和。外出时总随身带着简单的行李（行李是装在一个帆布袋里携带很方便），每次到徽县，从不住旅店，住在“工合”指导站内我的简陋宿舍里。白天检查“工合”基层社的工作，晚上和我交谈工作直至深夜。

艾老热爱中国，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中国的广大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以扶贫济弱为己任，关心青少年的成长。1943年，河南黄河泛滥成灾，受灾难民逃来西北谋生者甚多。“工合”受国际“豫灾救济委员会”的委托，收容难民百余入，成立了徽县“豫灾难民收容所”（所址设在现县农机厂）。艾老还亲赴江洛镇殷家沟，为